

牙膏皮里的回忆

□陈鑫

现如今生活精细化程度之高,单从一支日用牙膏便可窥见。超市里各种口味款式的牙膏摆满货架,甚至还为不同人群设计研发出不同的功能品类,令人应接不暇。

我骨子里还是个怀旧的人,比如一直以来只对留兰香味的牙膏情有独钟,因为这是从小就熟悉的味道。

相比起来,以前的牙膏除了口味单一,最大的区别就在包装上。那时候的牙膏大多是铝皮包装,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当一支牙膏快要用完难以轻松挤出来的时候,大人们会把它平放在台子上,拿根筷子从尾部开始往前捋着挤,反复好几次,直到铝管里残留的牙膏全部挤到前端,如此这般,一支牙膏又能继续使用一段时间。此时原本皱巴巴的铝管已经差不多被捋得前胸贴后背,成了平平整整的一张铝皮。

在孩子们眼中,这个过程往往被额外赋予了童话般奇特有趣的想象。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片大草原,那些白白的牙膏就是成群结队的绵羊,而大人们无疑便是跟在羊群后面赶羊的人。从这个不起眼的细节里,幼小的我更多地受到一种潜移默化教育,也逐渐熏陶和培养出了勤俭持家的品格,知道了

柴米油盐不易,知道了如何像对待时间那样去通过“挤一挤”来学会节约。直到如今,我还保留着挤牙膏的生活习惯。

一支牙膏经过这些处理后还不能完全算是物尽其用,被“压榨”尽的牙膏皮都要收集起来,攒下满满一大包,就等着锅匠师傅来,让它们发挥新的作用。

只要大院里响起师傅们悠长的吆喝声,各家立刻都会拎着牙膏皮和其他一些铝制的瓶瓶罐罐前来排队,小孩子们非常开心地跟在一旁凑热闹。

师傅们走街串巷,无论到哪里,带的行头可一点也不少,除了炉子、风箱,还有各种造型的模具。他们收来的铝料先是高温熔成铝液,然后倒进模具,一步步铸成不同用途的生活用品。大人们一般都是铸个铝锅或铝壶,如果家里搪瓷类的物件有破损,也会顺带拿来请师傅们用牙膏皮修补一下。那时候生活条件有限,人们普遍没有随意丢弃东西的习惯,知道珍惜和善待自己所拥有的一切。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。”普通的物件得益于悉心的呵护,往往可以陪伴主人很久,而这些物件自身也似乎在时光中被逐

渐赋予了新的生命,成为家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我们除了凑热闹当然还有自己的一点小心思。自家生活用品做完后,倘铝料所剩无几,就跟锅匠师傅换些糖果或是几本小人书,剩的多的话则会向大人央求给自己做个心仪的玩具。师傅们的模具里有专门给小孩子准备的,可以铸出漂亮的大刀、宝剑或是长枪。这样一把“神兵利器”在手,走到哪里都有一帮小孩子屁颠屁颠跟着,再在握柄或枪头位置系上红布条,别提多威风帅气了。

有时我们也自己动手,用剪刀把牙膏皮前面的“喇叭口”铰下来,找一根自行车上的辐条,对正了穿过“喇叭口”,大口一端留短一些,小口一端留长一些,再把口捏平压紧,一把有模有样的“小宝剑”就做成了。虽然比不得那些浇铸的宝贝,好歹也是件兵器,出去“比武”的时候不用再赤手空拳了。

如今的牙膏口味越来越丰富,包装也越来越精美,不过基本上都是塑料材质。我还是更怀念老式的铝皮牙膏,小小一块牙膏皮,记录了那时俭朴的生活,也承载了我们简单的快乐。

篱笆墙内外

□朱平

我记事时,一家人还住在祖上留下来的老屋里。推开黝黑的院门,走过一段门道,便进入了宅院,再往右一转便是屋门口。院子的一部分是围着篱笆墙的大菜园。

围着菜园的篱笆墙下半部分是矮而宽的土墙,上面则高低不平地插满了木质藤条。至于篱笆为何分成两截,直到后来拆墙时我才发现里面另有乾坤。

那一年我家要翻盖新房子,父亲不得不拆除篱笆墙。当推倒土墙时,一擦擦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滚了出来。小心翼翼地打开,才发现是几摞纸张已泛黄的书,是繁体字,从右往左读。我的太爷是秀才,爷爷是画匠。大概是非常时期曾被要求烧毁这些书,爷爷舍不得付之一炬,便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将它们珍藏在了这矮矮的土墙之中,父亲竟全然不知。

父亲不太认字,但还是深知这些古书是好东西,自己也无他用,便悄悄送给了本村的老书生。他们是我太爷开私塾的关门弟子,书对他们来说也算是一种文化传承吧。老书生们陆续离世后,那些古书是否还被他们的后人继续珍藏便不得而知了。

篱笆墙外有一棵杏树,树干乌黑,非常强壮,枝繁叶茂,上面还有一杈李子,是爷爷嫁接的。到了春天,白的、粉的花朵挂满枝头,花下蜂蝶乱舞,别有情趣。春末夏初,知了开始鸣叫,黄澄澄的杏子和紫溜溜挂着白霜的李子挤挤挨挨,令人眼馋。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,那杈李子被吹断了,后来尽管有后伸展出的小枝杈,可再没结过那么多果子。

篱笆墙里面,除了冬天枯枝败叶一片荒凉外,春、夏、秋三季都是生机勃勃的。春天有绿油油的青菜、韭菜、小葱,夏秋则有黄瓜、西红柿、丝瓜、倭瓜、西葫芦、萝卜等,有的趴在,有的立着,有的爬上架,甚至爬上了树。果实有的藏进土里,有的躲在叶下,有的挂在藤上,甚至挂上了树梢,随风摇啊摇的,很是喜人。

老屋有一道很大的缝隙,里边曾一度成为猫的居所。久而久之,母猫竟然还在里边产下几只幼崽。炎热的夏天,这处居所遭到了蛇的袭击,猫蛇大战便开始了,从墙缝里一直打斗到菜园。蛇立起半个身子,瞪着眼睛,吐着信子。猫妈妈后背隆起,毛发高耸,呲着牙,咧着嘴,嘴边的胡须像钢针,嘴里不时发出呼呼之声。随后,蛇绕住猫的身子,猫狠狠地咬住蛇的后背,它们叽里咕噜地在园里翻滚起来。

蛇体力不支,最终还是猫妈妈得了手。尖利的牙齿和锋利的爪子刺入了蛇的身体,蛇不得不松开身子,任由猫妈妈随意撕扯、抽打,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装死。最终,蛇趁猫妈妈不注意,仓皇钻入菜叶下面,溜之大吉。我看到了母爱的力量,猫妈妈真是太伟大了。由于亲眼见到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,之后我再不敢轻易去菜园里了。

篱笆墙内外的往事如同一幅生动的画卷,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,那些质朴的情感和珍贵的记忆永远值得铭记和珍惜。

影响过我的一本对联书

□葛海军

我的写字台前有一个简易书架,上面拥挤地排列着我常用的书籍。其中有一本《中国实用对联》,当年曾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和惊喜。

1987年深冬的一天,我来到西郊向阳路。这一带商铺云集,一派繁华景象。我习惯性地先去五一影院东侧报刊亭买了几份报纸,然后随着嘈杂的人群向北缓行,一家“鱼跃书店”映入眼帘。书店面积不大,外观也较简陋朴素。踏入店内,里面的幽静与外面的喧嚣形成鲜明的对比,仿佛两个不同的世界。

售货员面带微笑,轻声问:“想看什么书呀?”

我微笑着回答:“哦,随便看看。”

面对五花八门的书籍,想要什么内容的,其实我心里也没目标,便沿着书架从北向南上下打量着边走边看。这时一本烫金封面的《中国实用对联》吸引住了我的目光,有种一见如故之感。

我迫不及待地伸手从书架上抽出这本书,先翻看了目录,而后粗略地看了里面的内容,便如获至宝般毫不犹豫地付了两块八角钱,满心欢喜地将书捧回了家。

那时正值猫冬时节,农闲无事,我便窝在家里如饥似渴地反

复读起来。书中的内容很丰富,涵盖了城乡通用春联、农村专用春联、机关通用春联以及文体、卫生、科技、计划生育等领域专用对联,更有民间传统婚丧嫁娶、贺寿、楼台亭阁,以及五行八作的店铺对联等,可谓包罗万象。

年关临近,我在书中精心挑选了几副满意的春联,购齐笔墨纸张,怀着紧张而又兴奋的心情开启了我此生首次写春联的新篇章。初次用毛笔写春联,怎么看怎么不顺眼,尽管如此,家人们还是很高兴,毕竟家里出了一个敢拿毛笔的人。

邻居们知道后也纷纷买来红纸求我“写对子”,我总会开玩笑说:“字不好,内容好,别把‘肥猪满圈’贴到屋里就行了!”

年前那段时间我忙得不亦乐乎。后来我写对子的事不胫而走,传到村里红白喜事记账的先生们耳中。他们佯装遛弯,到我家门前转悠,来一探究竟。说实话,我写的字与先生们的字根本没有可比性,但内容新颖有特色。

1988年中秋的一天,我在收音机里听到一则消息,是河北省几个部门联合举办征集对联活动,主要是面向全省农民征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巨变内容的对联。我反复听了几遍,把相关要求 and 邮寄地址记下来。我觉得看

了对联书就会写对联,虽然连平仄都弄不清楚,更别说对仗工整了,竟然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动写了两副对联寄了出去。

同年腊月中旬,村民们突然议论纷纷,说我“要出事了”,因为省里来信传我呢。得知消息后,我从村南急忙来到村子中央的小卖部,一眼就看见扔在柜台上的那个大牛皮纸信封,上边清晰地写着我的名字。再看下面地址,确实是从省里寄来的。我毫不忌讳地当众打开了信封,人们见状都围过来,原来信封里装着一本《获奖对联选登》,收录了本次参赛者从一等奖到优秀奖的佳作。书中虽然没有我的名字,但里面有一张打印单上写着“恭喜您获得了参与奖”,还有几句鼓励的话语。一旁的村民们有点不可思议地看着我,都说看我“平时少言寡语,老实巴交的,怎么中了这种奖”,次日我“对联中奖”之事如同长了翅膀,迅速传开了。

自那以后,我有幸跻身村里屈指可数的“文化人”圈子,每当村里有红白喜事,总管们都把我派到账房,与德高望重的先生们一起做事。先生们总会文绉绉地鼓励我说:“后生可畏,未来可期。”这些话语在当时如同一股暖流,激励着我在文化学习上不断前行。